

《审丑：万物美学》，[英]史蒂芬·贝利著，杨凌峰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丑，并非站在美的对立面

■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内容，你又会发现，相比于对丑图像的罗列和表象的描述，作者贝利有着更大的野心，那就是在更深的层面探讨丑及其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设计与通俗文化评论家之一，贝利同时也是一位畅销书作者、专栏作家、艺术策展人与节目主持人。在《审丑》一书出版之前，意大利人翁贝托·艾柯编著了一本类似主题的书——《丑的历史》。本书译者杨凌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但与其他美学或论丑的著作相比，除了内容和作者关注点的差异外，贝利在写作风格上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口语化、闲谈式的风格。英国有一本很著名的杂志就叫《闲谈者》，英国的散文作家，上溯到兰姆那一代，都喜欢口语化的表达。”

在轻松自在、妙趣横生的阐述中，贝利以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之间为重点研究时段，将目光聚焦于工业革命前后与维多利亚时代自然、社会和文化生态的剧变，从中提炼出丑的形态与概念变迁。

在贝利看来，“畸形怪物是基因灾难的产物。而丑，由于有着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关联，而不仅是简单的物理医学特征，所以要更为复杂……丑几乎根本不是偶然的意外现象。对丑这一概念至关重要的，是思虑评议、有意为之和有所图谋这些理念……说某物丑，这就意味或暗示着你已经建立起一个参照系，有多个偏好参数。”

“在旁敲侧击、妙语逗趣之际，贝利并未忘记对丑的理性思考。”杨凌峰认为，如果说艾柯《丑的历史》关注的是笼统意义上大概念的丑，那么贝利的《审丑》则更注重丑化。

丑是美的一个方面

人们常常将美与丑对立起来。但正如《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帝国皇帝和哲学家马可·奥勒留说过的那样：“丑与不完美就像面包上的裂痕，

对整条面包的赏心悦目也有贡献。”这句话如若换成贝利在《审丑》一书中的表达，恐怕就是那一句“丑并非美的对立面，而是美的一个方面”。

贝利认为，“美”并不总是令人满足的，无瑕的完美也可能乏味无聊，有时甚至会令人烦恼不安。在书中，贝利以“诡异谷”的现象为例对此进行解释。“在由机器仿生人和电脑生成的影像所构建的世界中，有一种叫作‘诡异谷’的现象，就解释了当机器人跟人类的样貌非常接近时，以及电脑生成的人物变得越来越逼真可信时，为什么会带来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这些仿生体过于完美，脱离了人性。”

同样，贝利认为2001年的电影《最终幻想：灵魂深处》也是一部因过于完美而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典型范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纯电脑生成影像影片，没有真人演员出演，全都是用人造影像合成，其中的人物角色几乎无一例外地完美，但完美得令人不安。结果，这部影片受到了评论界的狂轰滥炸。吃一堑，长一智，现在的3D动画师学会了将不完美元素融入设计，创作出的人物因此更真实，有缺陷也有优点，所以也更讨人喜欢。”

“作者认为，美与丑是密不可分的，是彼此依赖才能成立的，没有美就没有丑，反之亦然。审美的范围内本身就包含了审丑，只不过长期以来，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美这样一个概念上，而把审丑的成分忽略了。”杨凌峰说道，“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此，它把审美大概念中一个经常被忽略和回避的模块——审丑，提炼出来单独加以发挥和阐释。”

最美的时代与最丑的时代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有一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杨凌峰看来，这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对美和丑的阐释，那就是

“这是最美的时代，也是最丑的时代”。

“这是一个美进入极度商业化的时代，美已然化身为‘生产力’，甚至是‘硬通货’，美作为一种价值手段参与到利益分配和财富流通中，其背后支撑的逻辑就是美的商用和社会功能。”杨凌峰认为，过去20年间以韩国为代表的全球“美丽产业”的高速成长，见证了这一个“最美”的时代。但同时，人造“俊男美女”的几率之高、人们对“肤浅的”生理之美的偏执或迷信以及为修饰和提升容貌仪表所付出的长期不懈、破釜沉舟的努力，也大概能说明这是“最丑”的时代。

“当美已成俗套，丑就越发有趣。”杨凌峰说道，“东方国家大多强调一致化和群体精神，不论是着装，还是审美标准、成功标准，人们的观念大都比较单一。对于何为美、何为丑的问题，很少有人坚持自己独有的观念，大多数人容易受到风尚的左右。比如，当下的长腿、锥子脸等审美标准似乎很容易被大众群体所接受了。这导致很多东西容易极端流行，但我一直认为，即使是再美好的东西，一旦风靡一时，也会觉得面目可憎。”

“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审美和审丑的概念还不稳定，甚至比较模糊，这会导美的雷同化。所以，流行文化在中国获得大量粉丝就非常容易，比如《来自星星的你》和都教授。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中缺少个性化的东西，一旦流行什么，大家一拥而上地跟风。而这种流行文化又往往被商业裹挟，因为一旦一致化的标准被大量群体所接受，那么对美的批量化生产就可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杨凌峰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流行就会转化为媚俗。“因为敢于逆潮流而动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也是社会上很多潮流形成的原因，人都有从众心理，要让自己与周围人一样，从而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在群体文化盛行的中国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审丑》这本书在国内出版还是具有一些启蒙意义的。”

编辑荐书



《弯曲时空中的黑洞》，赵峥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峥的科普课深受学生喜爱，其中“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为北京地区十几所大学的校际选修课。

赵峥曾出版过多部畅销科普作品。本书最大特点是从零开始介绍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理论的基础与前沿，相对论与量子论、弯曲的时空、宇宙、黑洞、奇点等等，为具有理工科低年级数理知识的读者快速理解和深入这一领域提供了一条捷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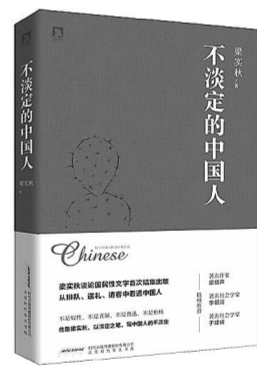
《豆选》，牛铭实、米有录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豆选就是选举时用豆子当选票。有别于“举手”或其他的“公开”表决方法，豆选是一种“秘密投票”的方式。

20世纪40年代，为了动员不识字的农民参与选举，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使用了很多有创意的办法，其中最为人所传颂乐道的就是豆选。

虽然豆选在中国选举史上是值得骄傲的发展和创举，但它却不是在其他文明或国家“闻所未闻”。远自古希腊、近至17世纪英国和美洲殖民地，很多地区都有使用豆选的经验，它是不同文明不谋而合的创造，是人类文明的珍贵成果。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系统地介绍古今中外豆选的经验，也没有一本书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决定采用秘密投票。本书尝试解释这个有趣的现象，并在这方面提出了学术创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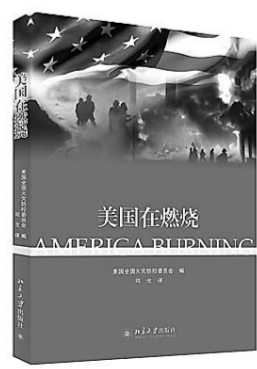


《不稳定的中国人》，梁实秋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8月出版

本书是作为批评家的梁实秋，谈论国民性文章首次集结出版。

淡定就是不争、不抢、不浮、不躁，是内心到行为上的从容与平和。与之相反的不淡定就是争、抢、浮、躁。梁实秋早早地发现了中国人这种种表现，他用颇具代表性的雅致风格，将这些表现一一描绘出来。

本书收集的文章，有的是梁实秋写于民国时期，有的写于建国后移居台湾，还有的就是后来写于国外的部分，年代跨度和地域跨度都比较大。以此更能证明梁实秋笔下的人物既具代表性，又具多样性，无疑使得他笔下的现象和对现象的评论更具说服力。



《美国在燃烧》，王戈扬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8月出版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消防研究和安全法》，授权成立全国火灾防控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两年工作，形成《美国在燃烧》专题报告，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系统分析了美国社会面临的消防安全问题和深层原因，并以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角度，从公民意识、政府责任、消防力量、技术装备、城乡统筹、教育培训等多方面，提出了改进火灾防控工作的长远、治本之策。

本书“跳出消防看消防”，提出90条建议，全景展现了美国社会对消防安全问题的思考，在当今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书中的诸多思考，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栏目主持：喜平

非常规油气『非常道』

郭湘

石油工业历史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油气勘探开发理论与技术的不断创新，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着不竭的动力。目前，非常规油气突破正引发石油科技新革命，推动整个石油工业理论技术升级换代，传统石油地质理论正向非常规油气地质学、非常规油气地质学两个学科方向发展。

为更加系统地普及推广相关理论、技术和方法，推进中国非常规油气工业发展，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地质师郭湘等人在系统调研全球非常规油气地质理论与勘探开发最新进展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项目及其作者团队研究最新成果，编写出版了《非常规油气地质学》一书。

全书共3篇15章，使用了250张图片、114张数据统计表，信息量大，可引用性强；并优选出68个典型实例进行系统剖析，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与技术方法，更好地指导勘探与生产实践。

美国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阿莫斯·努尔在提前阅读该书后，写下一篇评析。

阿莫斯·努尔认为，就关注石油工业本身而言，非常规油气资源重要性不可忽视：全球油气资源中常规油气仅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为非常规油气，主要包括致密砂岩气和致密碳酸盐岩气、煤层气、页岩油和页岩气、重油/油砂和天然气水合物。这些资源之所以被称为“非常规”，主要原因是需要采用非常规方法和技术才能实现经济开采。

大部分重要的非常规油气储层孔隙度和渗透率低，因此很难开采。多数情况下必须采用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如压裂改造或蒸汽注入等。

因此，阿莫斯·努尔指出：“邹才能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撰写的《非常规油气地质学》，真正前所未有地对全球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进展与关键技术，以及他们在中国致密油气与页岩油气等储层纳米孔表征、油气充注与产出机制、‘甜点区’评价、油气资源空间分布预测等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概括，极具科学价值与实用意义。”

正如邹才能等在书中所言，“非常规油气地质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用非常规思想，不断探索非常规油气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管理，培养非常规油气人才，解决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快速发展的理论技术和生产需求，更重要的是培育非常规思维，引领非常规创新，使人类认识世界有非常规思想、改造世界有非常规方法、推动世界有非常规人才，形成“非常规哲学”。

《非常规油气地质学》，邹才能等著，地质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书话岁月

从德国出差回来的小金雷，喜滋滋地送我一件小礼品。接过来一看，嘿，竟像是一张明信片，画面是一名荷枪的德国士兵跳着，跨过一道壕沟，画面右下方，鼓起的透明纸里面，藏着一块碎石的残片。原来这是柏林墙残骸的碎片，如今作为旅游纪念品公开出售了。

柏林墙，当下已被人们淡忘了。想当年，德国首都柏林在二次大战后，被人人为地分割为东柏林与西柏林。为了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东德政府于1961年始建柏林墙，全长155公里。开始为铁蒺藜围成的路障，后改筑成3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

如今出国旅游的人多了，到德国顺便看看柏林墙遗迹很容易(据说也没有保留多少遗迹)。但是，有幸亲身经历柏林墙垮塌的中国人，恐怕是很少的。最近读《欧风欧雨》，看到书中有关柏林墙发生的故事，尽管这是迟到的消息，也颇感新奇。

作者关惠谦是旅居德国40多年的翻译家、学者。这本书着眼于欧洲的文化与历史，又注重亲身经历直面观察，文章比较有深度。该书的《柏林城墙倒塌二十年》就是值得一看的文字。

“……1989年8月，匈牙利政府决定开启通往

阅读分享

匡志强谈《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近十年最看重的一本书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匡志强 学林出版社副总编辑。曾参与策划“诺贝尔奖百年祭”“金羊毛书系”“人文书房”“冈特生态童书”及《诺贝尔的囚徒》等，译著有《量子、猫与罗曼史：薛定谔传》等。

进入出版业十多年，匡志强始终对科普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不但策划编辑过不少科普作品，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科普图书。当记者希望他向读者推荐一本好书时，他列出四五本，最终选择了曹天元撰写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下文简称《上帝掷骰子吗?》)。

早在2004年，匡志强就读到了这部作品，当时它正在网络上连载，2006年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对于当时正对中国原创科普的未来产生迷茫的匡志强来说，“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相信中国还是有好的科普作者和好书稿，原创科普还是大有可为、很有希望的”。

科普书有思维锻炼功能

《上帝掷骰子吗?》加深了匡志强对科普的理解。他认为该书把“科普”两个字诠释得很好，不单单介绍了许多科学知识，还给人带来了思维上的启迪。“很多国内原创科普书只满足于告诉读者知识是什么，很少谈及知识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好的科普作品应该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知道是什么推动了科学向前发展，为什么它们会让科学向前发展，为什么科学家会去做出某个发现，是灵感迸发还是完全的偶然事件，等等。”

给读者思维上、意识上更多的启发，匡志强认为这才是科普最重要的价值。“科普书不是教科书。科普书需要通过类比、联想、对照等方式，让人理解科学发展的脉络和各种科学知识之间的关联，而这种理解的过程正是对人思维能力的极好锻炼。”“以前谈科普的作用，往往忽视锻炼思维。”匡志强说这本书恰恰做到了这点，“其实这就是一些学者提出的科学思维、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潜移默化

的培养。”

科学家的江湖

《上帝掷骰子吗?》以诙谐又不乏科学严谨的口吻叙述了经典物理和量子力学的碰撞，以及量子力学从无到有直至控制整个微观世界的艰难发展历程。出版十年间，多次再版，在网站科普书排行榜中一直位列前几名。好的销量也与其写作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有评价认为，作者其实是在用“80后”的语言描写科学家们的江湖，虽然这本书写的是量子物理学史，但主要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科学与科学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

匡志强认为，它“把文学性和科学性结合得比较好”，尤其是在写人物时。作者没有把科学家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而是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饮食摊位，啤酒比原价便宜，还收东德马克，实际上等于半卖半送给东德同胞。东西德青年男女双方不认，在街上就联欢跳舞，甚至拥抱着吻起来。

“由东德来西柏林的人，有增无减，有的当晚回去，第二天又来了，边境处已经难以承受这些人浪。也不知道是谁，从家里拿来锤子，开始向柏林墙进攻。两边军警纹丝不动地看着。这一行动启发了柏林两地的居民，都纷纷回家搬取凿墙工具。当第一座墙倒塌时，不但是当地的旁观者，以至全国、全欧洲、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紧张地注视着。那是‘墙倒众人推’，只见厚厚的钢筋水泥建筑两旁的破墙者，已逐渐发展成几十万的大军，凿墙战线已从东西柏林拉到整个东西德边界，形成历史奇观。”

作者亲历了柏林墙巨变，目睹了东西两德人民的喜悦，虽是20多年的往事，读来如身临其境。柏林墙的倒塌，为两德统一铺平了道路。一年后的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41年的两德最终统一。

一切人为的樊篱，在历史的大潮冲击下，迟早是会垮塌的。

《欧风欧雨》，关惠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9月出版

“例如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争论，虽然有一些虚构色彩，真实情况可能没有那么激烈，但基本上是事实的，整体上既有感染力又尊重科学事实。”这让匡志强想到了大学时代读的另一本书——前苏联科普作家达宁的《概率世界》，也是写量子力学的史，其中戏剧性的人物刻画让匡志强至今记忆犹新。

另外一点是匡志强说自己在之后的科普写作时也会借鉴的，即将科学与科学史进行有机结合。“这本书不是纯粹的科普史。不少冠冕史话的书，往往知识性内容偏少，甚至不讲科学史。但这本书两方面兼顾。”

科学可以娱乐

《上帝掷骰子吗?》最初发在网上，“作者肯定出于兴趣而写，他只是想把自己对量子物理这个有趣主题的了解，通过有趣的方式介绍出来。”匡志强说，这使得作者在创作中没有附加更多的目的。

在网上写科普，曹天元也算是“另类”，但如果写得不够吸引人，那这种“另类”也注定会淹没在网络间。

匡志强说自己从这本书得到许多启发，“科学其实是可以娱乐的。通过读科普书，不仅能够了解到很多过去接触得较少的东西，还可以在阅读过程中得到思想上的娱乐、知识上的娱乐以及文字上的娱乐”。正是这种很强的娱乐性，让这本书显得非常突出。同时他也表示，国内的原创新科普正在逐渐往这个方向走，即突出娱乐化、淡化教化。

“除了早期读过的科普大家如伽莫夫的作品外，这本书是我近十年来最为看重的科普书。”匡志强说。